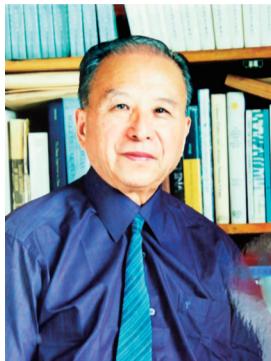


纪念章开沅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术座谈会举办——

研究张謇是一生莫大的幸福



章开沅(资料图片)

1962年9月下旬,时年36岁的华中师范学院讲师章开沅,为研究张謇独自来到南通。这一年的国庆期间,秋高气爽,省市领导在景色如画的狼山欢宴各界知名人士,章开沅作为唯一的外地来宾应邀出席。狼山椒鸡,地产佳酿,章开沅生平第一次醉酒就在狼山。多年以后,章先生回忆这段过往,“南通人的纯真热情使我醉倒,我的张謇研究在如此温馨的氛围中开始,这是一生莫大的幸福。”

这是章开沅10次来南通实地调研考证的第一次,也是他张謇研究的起步之旅。

2024年5月28日,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逝世三周年的日子。张謇研究中心当天举办了纪念章开沅逝世三周年学术座谈会,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一行专程来通,与南通的专家学者一起,共同追忆章开沅先生在张謇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重温他与南通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



座谈会现场。

一部《张謇传》,奠定“张謇研究第一人”

作为章开沅先生的学生,马敏教授多次听老师讲述过他致力张謇研究、与南通结缘的历程,章先生晚年亲自撰写的回忆录里也有相应的记载。

马敏回忆,章先生曾聊过很多次,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事业,一个是辛亥革命,另一个就是张謇研究。

马敏认为,章开沅的张謇研究可以分为4个阶段。起步阶段是20世纪的60年代。章开沅因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开始关注张謇这个历史人物。1962年的这次南通之行,他通过实地踏访、查阅资料,对张謇有了深入的了解。章开沅曾多次提及曹从坡、穆垣、费范九、管劲丞、徐海萍这些南通文化界人士对他的帮助。1964年到1965年,章开沅借调在北京,他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初稿。

此后不久,章开沅对于张謇的研究被迫中断了近

20年,还因为“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受到批判和不公正对待。所幸,那部书稿还在。

20世纪80年代初,章开沅的张謇研究进入了黄金时期。1982年,他回到了阔别20年的南通实地调研。1985年秋,章开沅再返南通,此时的他刚刚就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这一次,他在啬园附近的职业学校住了15天。他说这段日子对他很重要,好像与张謇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他就在这两种情境下开始修订完成《张謇传稿》,后由中华书局1986年12月出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马敏认为,章开沅张謇研究的第三阶段在世纪之交,其中1999年春到2000年8月,完成《张謇传》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当时,在张绪武先生的提议下,章开沅着手修订补充《张謇传稿》,写一个正式的张謇传记。2000年1月,《张謇传》已经写了10万字,当章开沅去广州的女儿家避寒时,装有手

稿的包在广州火车站不翼而飞。当时,已年过七旬的章先生凭着记忆,将这10万字在广州的书桌上复原出来。《张謇传》于2000年7月完稿,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成为张謇研究的扛鼎之作。不久后,章开沅又与弟子田彤一起写了《张謇与近代社会》一书,引领着张謇研究前行。

章开沅张謇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他的晚年。在学术生涯的晚期,章开沅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但对于张謇研究他并没有放下,这一阶段更看重张謇与南通的整体研究。

章先生晚年尤其注重从张謇的事功到其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他也写了非常好的一些短文,比如《张謇感动中国》。

马敏说,章开沅先生始终将张謇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指引,他既是张謇研究的开拓者,实际上也是张謇研究的第一人。张謇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章开沅是张謇研究的开拓者,两个开拓者跨越时空的“相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次来通城, 倡导“以张謇精神研究张謇”

章开沅曾说过:“我每次到南通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便是张謇研究这个共同的事业。”他先后10次来到南通,设身处地去了解张謇、了解南通,力图走进张謇的内心世界。他对张謇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给南通学界印象至深的是“用张謇精神研究张謇”。2005年,他在给《张謇研究》年刊写的《我的祝愿》(代发刊词)中,首次提出“用张謇的精神研究张謇,以严谨的研究发扬张謇精神”。

张謇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张廷栖谈到,由张謇研究中心主持编纂的2012年版《张謇全集》,全程得到了章开沅的具体指导。2013年7月,是时年87岁的章开沅先生第10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南通来指导张謇研究,他出席了纪念张謇诞生160周年座谈会暨新版《张謇全集》首发式并发表了讲话。

张廷栖特别提到,1999年11月,章开沅在与南通研究者谈话时说:“张謇是民营企业家鼻祖。民营企业家应该来南通朝圣张謇。”2013年,章先生在

南通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讲话,再次提出,“把南通张謇相关的遗址或者纪念馆、博物馆变成一个培养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摇篮”。如今,南通成立了张謇企业家学院,成为企业家的培训基地,章开沅远见卓识的倡议成为现实。

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原二级巡视员黄正平认为:“不能就张謇论张謇,不能就南通论南通,这样才能凸显出张謇所作所为的最大价值,这是章开沅先生在世纪之交得出的重要学术结论。2000年8月,他在《我与张謇研究》一文中指出,应该把张謇与其他同时代中外大企业家放在一起,把南通与其他中外后起中等城市放在一起,认真加以比较研究,必然会有许多新的重大突破。”两年后,2002年7月,两院院士吴良镛到访南通,考察后提出“中国近代第一城”论断。为了论证这个结论,吴良镛想要听取更多学者意见,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章开沅。的确,“中国近代第一城”就属于章开沅期望的“重大突破”。

接续去“远航”, 推动张謇学“水到渠成”

章开沅是张謇研究的先行者,也是南通张謇研究的引路人。在南通学界,不少人曾多次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为此受益终身。

张謇研究中心干事、南通市档案馆四级调研员朱江深情回忆了章开沅先生对南通的深厚情谊和对晚辈的提携关爱。

2009年11月,朱江为拍摄纪录片专程去武汉采访章开沅,第一次与章先生面对面交流。章开沅推掉其他事务,对采访给予大力支持。2013年,《江海晚报》与江苏大生集团联合举办“追梦——寻访张謇足迹”大型新闻采访活动,朱江作为点评专家应邀同行。7月3日,采访组按照约定来到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的办公室,章先生兴致勃勃地对南通媒体讲述了他与张謇研究结缘的故事。朱江回忆,最后一次向章先生请教,是在2019年年底的武汉,当时并不知道一场疫情已经悄然降临。2021年,朱江原打算再度拜访章开沅,但这年5月底去武汉时,却是在武昌殡仪馆参加最后的送别。

张謇研究中心的黄鹤群、蒋建民、陈康衡等专家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视角回顾与章开沅先生交往的难忘瞬间,感佩章先生的悉心指教。大家纷纷表示,章开沅提出并推动的“张謇学”,对南通打造张謇研究的学术高地,是奋斗目标和现实路径。大家表示,对章开沅先生最深沉的纪念,就是尽早地实现他建立张謇学的遗愿,让张謇学能够真正成为像孙中山学、陶行知学一样专门的学问。

1999年,章开沅来南通进行指导时两次讲到张謇学,在《张謇传》后记中,他更是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期待张謇学有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一天,并鼓励张謇研究者为之接续奋斗。

“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与会者在重温章开沅先生这句名言时,表示将不负先生的谆谆教诲,赓续优良治学基因,推动张謇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张坚
本报通讯员陆郁